

歷史與思想

水牛文庫117

增田涉 等著
李永熾 譯



水牛文庫

117

歷史與思想

增田涉等著
李永熾譯

水牛出版社

HISTORY AND IDEAS
TRANSLATED BY LEE YENG-CHYH

COPYRIGHT © 1979
BUFFALO BOOK CO. LTD.
TAIWAN
R. O. C.

歷史與思想

水牛文庫 117

譯者	李	永	熾
發行人	彭	誠	晃
發行部	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143巷48號		
電話	3	4 1 0 2 7 5	
出版者	水牛	出版社	
	台北市連雲街26巷21弄2號		
	郵政劃撥帳戶第13932號		
再版	中華民國68年6月30日		

P 68630

S 2000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628號

◀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

目錄

歷史

王韜試論·····	增田涉 著·····	三
黃遵憲與中國革新運動·····	增田涉 著·····	一七
甲申事變與日法關係·····	彭澤周 著·····	三一
清末英俄在中國的角度與變法運動·····	菊池貴晴 著·····	五三
辛亥革命與日本輿論·····	曾村保信 著·····	六五
從西方的衝擊看辛亥革命的動因·····	波多野善大 著·····	八三

思想

十七世紀自由思想之史的意義·····	岩坪紹夫 著·····	一二一
歷史與自然科學·····	堀米庸三 著·····	一三三

歷史與思想

1

自我認識與歷史認識.....	田中孝雄 著.....	一四三
佛洛依德與文學.....	Lionel Trilling 著.....	一六三
精神分析學與文學.....	山本經 著.....	一八七
人文主義與現代法國文學.....	Pierre-Henri Simon 著.....	二一五

附 錄

海德格的實存思想.....	李永熾 著.....	二三三
後記.....		二四九

■ 歷

史

王韜試論

增田涉著

二十年前，王韜這個人引起了我的興趣，遂着手收集他的著作，這些著作現仍留在我的手頭上。我曾經有一度想就有關王韜的這些資料加以整理，未果。雖然如此，這些資料仍然一直爲我所掌握。共計下列數種（一九六一年東京大學中國文學研究室編的「中國名著」曾介紹過左列書中的「眉珠庵憶語」）：

陂園尺牘

十二卷（光緒六年，香港重刊本）

同

蘅華館尺牘

十二卷（光緒十三年，上海茶磨山人學校本）

蘅華館詩錄

三卷（鈔本，份量比刊本稍少，係初期稿本）

同

陂園文錄外編

五卷（明治十四年，東京刊，石山鴻齋門點本）

瀛壖雜誌

十卷（光緒九年，香港刊，缺十一、十二兩卷）

王韜試論

六卷（光緒元年，廣東刊）

同

寧屬餘談

同

海陬治遊錄

(附錄一卷、餘錄一卷)

同

花國劇談

扶桑遊記

遼瀋關言

淞隱漫錄

淞濱瑣話

普法戰紀

眉珠庵詞

眉珠庵憶語

四卷(鈔本，份量與刊本同，惟分卷方法異，係稿本)

八卷(光緒元年，上海「申報館叢書」本)

八卷(上海文明書局「清代筆記叢刊」本)

三卷(光緒四年，上海刊)

三卷(光緒四年，「鮑史叢鈔」本)

二卷(光緒四年，「鮑史叢鈔」本)

三卷(明治十三年，東京刊，栗本鋤雲訓點本)

十二卷(光緒六年，上海重校本)

十二卷(光緒十三年，上海點石齋石印本)

十二卷(光緒十九年，上海刊)

十四卷(明治二十年，大阪出版，訓點後印本)

(光緒元年，收於上海申報館刊「四溟瑣紀」第一卷)

(民國四年，收於上海海左書局刊「虞初廣志」)

右列書中，「毀園尺牘」的茶磨山人手校本卷末寫有「明治二十一年，訪先生於上海南懷仁

里，贈此本」，署名櫻所，係佐川櫻所之舊藏本。又，鈔本「蘅華館尺牘」及鈔本「瀛壖雜誌」之封面都印有「弢園述撰」（上方）、「天南逐窟精鈔吳郡王韜存本」（下方）等字樣，係用野線紙手鈔的，處處都有王韜自己的刪改字句或細字長文的增入。後者還插入了別箋，指明段落的更改或指明將第四卷後半分爲五、六兩卷。可見是刊印前的原稿本。此外，我的手頭上還有非王韜自撰但蓋有「王韜鑒藏」字樣的「劍俠圖傳」四卷一帙。帙的題簽是王韜手筆。還有王韜校刊的「艷史叢鈔」一帙八本及「日本雜事詩」一本，也在我手頭上。

上面所列舉的書中，只有二部是上海與南京的朋友送給我的，其餘都是東京舊書攤上所購得。最不可思議的是他的香港天南逐窟手稿存本也有二部攤放在東京舊書攤上。

明治初年開始注意海外情勢的日本先覺們看到王韜「普法戰紀」後，大爲讚賞，而推許爲精通世界大勢的時務俊材，岡千仞在「扶桑遊記」跋裏說：「普法戰紀傳至我邦，讀者始知有紫詮王先生，以卓識鼓舞而風靡一世，實當代之偉人也。」又日本報知新聞主筆栗本鋤雲本係幕府的「外國奉行」，幕末被特派到法國，乃通曉法國事情的日本先覺者之一，他在「報知新聞」撰寫的「王紫詮來遊」（收於明治三十三年「匏庵遺稿」）裏有這樣的一段話：

「小兒貞次郎隨岩倉（具視）大使自歐洲返，於上海購得數部新刊書，內有普法戰紀，披覽未及半冊，竊以爲不獨寫出活生生之交戰事跡，中間所雜之議論亦頗能脫出漢人曰

白，不陳腐，不迂闊，實爲罕見之珍作。然輾轉借貸，未克窺其全豹，頗以爲憾，偶有橫濱清商携來是書，輒得之，且讀且句，會心之所，則漫施朱批圈點焉……。」

鋤雲的朋友應日本陸軍省之徵，作句讀，乃將鋤雲所藏本借去，鋤雲讓了他。其後，書店從上海買回數部，徵請鋤雲批評，他批評說，這是歐陽修五代史以來所罕見的著作；並廣勸世人閱讀，乃激起世人閱讀是書的熱忱，於是「瞻仰先生之念倍深，常以同生時而無由識其面，引爲憾事」，且在龜谷（行）、佐田（白茅）訪問鋤雲時，閒聊中，鋤雲說「論文章，余舉紫詮先生。二人俱有同感，遂有招聘先生之意。」二人還說重野成齋亦有此意，乃以成齋爲盟主，招聘王韜蒞日。

王韜於明治十二年三月至日本，八月返國，滯日約四閱月，有關這時候的事情，王韜在「扶桑遊紀」已經說得很詳細。他在日本不時接受日本學者、文人、政治家的訪問或招宴。其間大多是喝酒吟詩取樂。這正可說是日人對王韜尊敬崇拜的表現。布施知足氏在「遊記所表現的明治時代的中日關係」（昭和十三年「東亞研究講座」第八四輯）對此經過已有介紹。其後，實藤惠秀氏撰寫「王韜來遊與日本文人」（昭和十六年「近代日支文學論」）時，曾經考證參與招待王韜的日本人，對於與王韜親近的日本人敘述得更爲詳盡。從「扶桑遊記」及「明治十二年文士錄」（布施氏語）觀之，當時和王韜來往的日本學者與文人達百人以上。王韜就在當時認識了駐日參

贊黃遵憲，也在這個時候，閱過黃遵憲的「日本雜事詩」，並把它帶回香港付印。

王韜傳記，可由鄒弢「三借廬筆談」卷十「天南逐叟」見之（鄒是王的至交）。清代軼聞或「清朝野史大觀」等書都是原原本本轉錄鄒弢「天南逐叟」全文的。王韜親筆的「蘅華館詩錄」（收在「弢園文錄」十一卷）還載有光緒六年五月寫的「弢園老民自傳」。「逐窟謠言」（卷一）收有「天南逐叟」摘錄。此外「弢園尺牘」及「蘅華館詩錄」亦可補王韜傳記之不足。「弢園文錄外編」或許還有若干資料。依據上述資料寫成的「王韜事蹟考略」附有「年譜」「著作」及「名字與別號」，比較詳細。但王韜自己所寫的東西却很難作爲傳記資料，因爲他前半生曾幫助過太平天國反抗滿清，有許多不可告人之事，設非極力粉飾，難免有牢獄之災。近人羅香林的「王韜在香港與中國文化發展之關係」（收在一九六一年出版的「香港與中西文化交流」）曾就王韜之著作及經歷，尤以王和西洋及西洋人的關係來考證並補充以前的王韜傳記。

王韜傳記中，最有問題且最爲世人或歷史學家所感興趣的就是：他向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或謂楊秀清）獻「攻上海策」是否真實的問題？這位獻策者——王皖是否就是王韜其人的這一回事。我對他表示關心，也在這一點上。在複雜的歷史時點上，敢這樣大膽地提出「攻上海策」，簡直是叛逆。關於這一點，「上海研究資料」所收的「事蹟考略」之作者極力否認，但證據很薄弱。「申報總編纂『長毛狀元』王韜考證」已有深切的考證。這問題是極其微妙的，實有待於

專門的歷史學家去根據確實的資料予以詳密考證。

首先提出這個問題的是光緒初年出版的陳其元「庸間齋筆記」（有同治十三年俞樾序，但此問題之提出却在光緒元年的續成部份）卷十二的「王曉上李秀成陳攻上海策」。同治元年二月，清軍於上海近郊七堡壘擊敗太平軍的時候，蘇州諸生王曉上書李秀成，具陳攻上海策。陳其元說，他在薛煥（江蘇巡撫）幕府看過這個方策，洋洋數千言，但現在已記不十分清楚了。然後他概略介紹其內容。只是他把上書的人稱作「王曉」，還寫道：「賊平之後，曉遁入墨海書院，死之。」轉錄「庸間齋筆記」這篇文章的「近世中國秘史」第二編（宣統三年，捫蝨談虎客編，捫蝨談虎客係韓孔厂假名）另加上評語，把王曉稱作王韜，該文說：「王曉，後改名韜，字紫詮，上書忠王事，滬人多能言之，當時太平天國之大計，殆不逾此書之所言，竊怪忠王求賢若渴，優禮士大夫，乃獨遺國士王曉，殆不可解也。」「近世中國秘史」係清末革命派所編著，故對太平天國不用王曉攻上海策，頗表遺憾。同時又稱獻策者——王曉為「國士」，實是很有趣的事。凌善清「太平天國野史」（民國十二年）或羅邕沈祖其編的「太平天國詩文鈔」（民國二十年）之類亦載有「王曉上忠王攻上海策」。但這不過是陳其元筆記之轉錄而已。

陳其元係浙江望族，頗受左宗棠推重，由金華教官入政界，歷任上海附近之南匯、青浦等縣知縣，同治十年為上海知縣，不久致仕隱退，嘗筆記親聞歷見成「庸間齋筆記」十二卷，此書收

錄許多咸同間的掌故野聞，與同時代黃鈞辛「金盞七墨」或稍後之薛福成「庸庵筆記」同爲研究清末歷史的難得資料。薛福成把陳其元看作左宗棠派而非難之，這是曾國藩派的見解。在我看過的書中，我認爲陳氏比黃氏薛氏的觀察要廣泛而具體，立場也較平民化。陳其元在「庸間齋筆記」卷四「聖教西行」條下寫道：「今閱香港『華字日報』，英吉利國牧師雅里各將遊京師，以極觀光之願（中略）……又見王韜送雅師回國之序（此文亦見於『弢園文錄外編』）」，他所稱的「死於墨海書院」的王晚，其實在香港已經改名王韜了，只是他不知道而已。他在薛煥幕府將王晚寫作「死於墨海書院」，對他本人來說，或許還殘留有若干疑問吧！

關於陳其元所說的王晚上書，在此之前，「梵天廬叢錄」（民國十五年）作者榮壽就已經說過：「予曾於日本西京圖書館抄得上忠王書，然譌誤紕漏之處太多，幾不成句，非再獲善本對，殊未敢草草公佈。」（卷十一），日本京都圖書館是否真有此文，實是可疑。此文後在清廷檔案發現，民國十八年故宮博物院出版的「掌故叢編」第十輯，錄有全文。民國二十二年該博物院出版之「太平天國書札」有該文之影印，陳其元筆記的真實性遂被確定。但署名非「王晚」而是「黃晚」，又影印的黃晚上書文與陳其元介紹的概要也頗有出入，但較具體，絕非憑空杜撰。首先研究「黃晚」是否「王韜」其人的是謝興堯，在他的「王韜上書太平天國事跡考」（收錄在民國二十四年「太平天國史事論叢」）一文考證出黃晚是王韜。其後羅爾綱發表了「黃晚考」，

更詳密地考證黃曉是王韜。於是乎黃曉是王韜，遂告確定。

茲據上述資料，略敘王韜經歷。

王韜，道光八年（一八二八）生於蘇州甫里，本名利貞，十八歲中縣試，改名瀚，翌年應南京鄉試，未中舉。二十歲與楊氏結婚（楊氏於婚後四年去世，續娶林氏）。二十二歲父見棄，家貧，到上海，服務於英人麥都思（W. H. Medhurst）所經營的墨海書院，自是而後迄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或同治元年（一八六二）一直都在墨海書院，助麥都思譯聖經為中文（「新約」一八五二年出版，「舊約」一八五四年出版，糾正了已經問世的中文版聖經的許多謬誤，遂成中文版「聖經」定本）。同治元年三月，黃曉的上忠王攻上海策於被擊敗的太平軍中被發現，遭嫌疑，乃遁入上海英國領事館。是時，母死，不得歸。時麥都思為上海英國代理領事，與墨海同仁英人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同為王韜向清廷斡旋，無效。清廷向英國要求引渡王，英公使卜魯斯（F. W. Bruce）拒絕（其回答文見於「文獻叢編」第二十輯，中有「王瀚通賊有無之事，本大臣勿庸置議。」王瀚係王韜前名，即上海時候的名字），清廷終不肯赦免。八月遁去香港，因麥都思之介紹而托庇於英人理雅各（James Legge）。助理雅各英譯中國古典書籍為生。於此遂改名韜，字仲弢（一字子潛），號天南逐叟（別號尚多），是年多，招家族至香港。王韜在香港助理雅各英譯的中國古籍有「書經」及「詩經」。同治六年（一八六七）接受業已歸國的

理雅各的招請渡英（家族在上海），滯留於蘇格蘭的漢德里（理雅各的故鄉），助他完成了「春秋左氏傳」及「禮記」的英譯。同治九年，自英國歸，在香港撰寫「法國志略」、「普法戰紀」等書。同年十二月，與同仁黃平甫集資購入印刷廠，名曰：中華印務總局。創刊「循環日報」，自任主筆，兼印刷其著作。自是而後，以新聞記者自命，撰論時務，說變法（「弢園文錄外編」即是收集當時之論說而出版的）。同時也寫小說雜記，成書的有「瀛壖雜誌」、「甕牖餘談」、「逐窟譚言」、「海陬冶遊錄」、「花國劇談」等。光緒五年（一八七九）被招聘到日本，而撰寫「扶桑遊記」。八月歸香港。光緒六年寫「弢園老民自傳」。這一年咯血又患眼疾。翌年目疾癒，印刷廠却遭火劫，排印之著作大半付之一炬。光緒十年春，時五十七歲，始移家上海（據說是得李鴻章的默許），居淞北，成「淞隱漫錄」。光緒十二年被推為格致書院院長，翌年成「淞濱瑣話」。光緒十五年集刊「春秋日食辨正」等，總其名曰「經學輯存」；翌年集刊「西學原流考」等，總其名曰「西學輯存」。光緒二十三年，歿於上海，年七十。其著述目錄可見之「老民自傳」。「尺牘」也提到，但不詳細。一八八九年附載於上海美華書館出版的「弢園經學輯存六種」的「弢園著述總目」，分為已刻、未刻兩種，另有內容解題，應是最標準的書目。近刊之「弢園文錄外編」亦附有。

以上是由王韜生涯的背景來敘述他的事蹟動態。至於他的言行是否一致，或相反，或相連，

都需由他的著作去追尋，此處從略。他在「老民自傳」裏說，他的內在與外在因素是相互交連的，因而常以慷慨自命。但自遭受反叛嫌疑，遁走天南十餘年間，常慨嘆有家歸不得的蹇命，並怨訴自身之孤寂，極其哀傷悲痛。父於其年輕時見背，母於其遭追捕而隱於英領事館時去世，皆不得弔其死；兄三人皆以天花夭折，弟又以二十七歲之英年，未克成名而逝，他們的子女也相繼夭折。自己無子，女二人，長女嫁錢氏，早殞，次女啞不能言，故自嘆說：「老民既無子矣，而復奪其女，不解造物者所以待之，抑何刻酷至斯哉。」遂恨天。自明以來，只他一人接續其家族，所以他說：「天不獨厄老民，而或將並以毒王氏也。恐王氏一線之延，至老民而斬矣。」既無親屬，則「側身天地，形影相弔。」思之不免「擊劍斫地，呵壁問天！」於此又哀嘆反叛通敵之不自白，而說：「身逢讒謗，目擊亂離，懷古傷今，憂離弔逝，往往歌哭無端，悲愉易狀。」從這段自敘中，我們可以看出其激動善變的急躁心理，因此引導他走上了歡樂頹廢的生活。但當他咯血，日月不離藥爐的時候，却說：「深懼一旦溘然」。則又表現出他對人間世的熱愛。

在王韜活着的七十年間，是中國最混亂也最急躁的時代，在國際上，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佔領北京，俄國侵略黑龍江、伊犁，法國侵略安南等事件接踵而至；在國內，太平軍、捻匪、會黨等叛亂此起彼落。在這樣的環境裏，王韜和外國人接觸了，更促使他探索外國事情的熱忱。在他當英譯助理時，即熱心於探索外國事物，為印證其見聞，還親自到歐洲考察。所以在當時，他的